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甕牖閒評卷三

宋

袁

文

撰

世言牽牛織女故老杜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然織女三星自在牽牛之上主金帛非在東也二星既皆在西則世俗鵲橋之說益誕矣而老杜詩又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殆見人言紛紛聊以爲戲耳

凡龍之有翼者曰應龍見東觀餘論故曰應龍之興雲霧滃然而隨

遜齋閒覽載閩中泉福興化三州瀕海每歲七八月多

東北風俗號癡風亦名爲報風此說妄也余鄉常有颶
風但初來聲勢頗惡與三州不異人家卽曰報起矣有
頃則亦蜚瓦拔木無所不至所謂報起者卽颶風也第
其名不同耳初不見有東北風遯齋泥報字遂有報風
之說以余鄉之事觀之則遯齋之言爲無據矣

夏閒久旱四方不免祈求而雨隨至者多是龍捲江河
之水而上非陰陽交感而成也觀徽宗政和七年夏大
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其事見國史後補雨中那
得有魚此雨是江河之水爲龍所捲而上無疑矣

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又雪詩云疑是屑瓊
瑰皆比雪爲瓊者以其白也許慎說文則云瓊赤玉也
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萼香瓊亂殘英絳雪遺謂此耳
若以余觀之瓊未必是赤玉恐叔重言之誤也

宗慤云歲旦燎竹于庭所謂燎竹者爆竹也王荊公詩
云爆竹聲中一歲除而今乃用于歲前數日又出土牛
以送寒氣此季冬之月也牛爲丑神出之所以速寒氣
之去不爲人病耳而今乃用于立春之日皆所不曉

西域正月一日燃燈中國正月十五日亦燃燈但西域

燃燈本是供佛而中國燃燈特宴飲而已高麗復用二月十五日燃燈祀天神見石林燕語亦各從其便耶

嘉祐雜錄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師局務如都商稅務亦休務一日其令如此然槁簡贅筆所載耗日止是耗磨耳故唐張說詩云耗磨傳此日縱橫道未宜又詩云上月今朝減人傳耗磨辰如此則止是耗磨磨茶磨麥等合忌之官司局務去處何必休務耶

今人謂梅雨爲半月以夏至爲斷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故蘇東坡詩云三旬已過黃梅雨則梅雨

爲三十日可知矣

蘇東坡嘗作端午帖子曰翠筒初室棟薌黍復纏菰注
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而藝苑又云東坡之意蓋
謂棟當作練耳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范
至能參政刊在蜀中其棟字不曾改只作此棟字不知
藝苑何所見而謂東坡改作練字乎豈亦有贗作者而
藝苑不能深察也

蘇東坡云故人史生爲余言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
圓賈人常以此候之

古來除夕闔家團坐達旦謂之守歲此事不知廢自何時前此四五十年小兒尙去理會今併不聞矣此事雖近兒戲然父子團圓把酒笑歌相與竟夕不眠乃是人家所樂者何爲遽止也嘗觀杜子美守歲詩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蘇東坡詩亦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鬪喧譁以至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昔人多見于篇詠則知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可惜也

余自幼聞長老言京師地方與泗州塔尖等泗州塔一

十三級每級高一丈是京師地形比泗州高一十三丈
爾今筆談所載乃云京師之地比泗州高一十九丈四
尺八寸六分其數細計如此是必有所據而不妄矣
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
野泉清若據后山詩話所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
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此
廣陵戲馬臺非徐州戲馬臺也正猶潘岳作西征賦以
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
豈不爲錯誤耶

大孤山小孤山本是此孤字今廟中乃各塑一婦人像
蓋譌孤字爲姑字耳其地有孟浪磯亦譌爲彭郎磯相
傳云彭郎小姑娘壻也其言尤可笑蘇東坡遊孤山訪惠
勤惠思詩云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可證
其誤矣至僧祖可作大孤山詩乃云有時羅襪步微月
想見江妃相與娛則又以大孤爲大姑也

余鄉古有黃姑林時人或曰黃公林又有黃墓傳流以
謂秦世夏黃公也

古有三皇五帝至秦兼皇帝而稱之皇者三皇帝者五

帝也既曰皇帝遂稱后爲皇后子爲皇子兄弟爲皇兄
皇弟族爲皇族則此皇字似非所謂皇帝之皇正如駙
馬者天子之壻也以副馬給之故稱駙馬不知所謂郡
馬縣馬者何義天子不可以主婚其嫁女則以公主之
故稱公主不知所謂郡主縣主者何義此乃與以皇帝
而稱皇后皇子等類殆不容稽攷也

嬪真子錄謂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
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不若漢世印文如丞相之印
章乃五字也諸卿守相者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彼

蓋不思漢世以上德王數用五惟其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有不足者則以之字足之今既不尚土德又不
用五數柰何以此責今人謂印文只取端正而不用五
字乎馬永卿智識高明議論過人遠甚而獨昧于斯所
未喻也

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裁
旨初不敢指名其人獨王子無所稱乃曰王旨然上帶
王字亦非所以尊王此無他蓋少曾莅事初無常格故
也唐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取

王裁旨卻是蓋是時風俗尙淳不敢過有稱呼而已
本朝宣祖號安陵自太祖後更加永字者蓋太祖在西
京日嘗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陵故其後不敢改皆連
永字者此也

國初事簡易辦科舉與奏薦皆逐歲有之治平三年有
旨自今後三年一次科舉則知其前是逐歲有也王文
正公遺事云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則知此事亦是逐
歲有也

本朝親王得用玉帶玉魚自神宗賜岐嘉二王始親王

得用青羅傘紫羅大掌扇塗金鈿花鞦韆塗金茶鐐水
罐自徽宗賜燕越二王始

徽宗初踐阼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
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此已兆播遷之禍
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諡號陵名相犯宋熙寧崇
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
之過

舊傳徽宗見羣臣往往宣和殿之後有保和殿保和殿
之後有玉山殿又後有玉簫閣實逼外矣余以大內圖

攷之宣和殿之後乃雲華殿雲華殿之後乃玉華殿又
後乃澄華殿卽到瑤津池實御苑也不知何故不同如
此

祖宗之制異姓生封郡王者皆外戚之尊屬爾及其薨
也始贈眞王若故相而有勳德亦未聞有王爵之贈況
生封者哉徽宗朝則不然是時乃蔡京用事遽封王介
甫爲舒王以其弟卞之外舅也又封韓魏公爲魏王以
其有援立之功而與之同也何執中之死則封爲清河
郡王以其在朝同執政也以至鄭居中贈滎陽郡王童

貫封廣陽郡王若此者莫非爲身謀耳謂他日旣殂之後一郡王無疑豈知禍變相仍重責以死僅免于刑戮由其用心不臧故也然而京之所自爲謀者又豈止此一二事而已耶

蔡元長在徽宗朝變亂舊章者何止一事其罪固不容于誅矣而其最大者是改公主爲帝姬郡縣主爲宗姬族姬蔡姓也今爲帝姬爲宗姬族姬是欲天下皆歸于姬姓也謂之不反可乎其子條作國史後補乃謂徽宗以公主郡縣主爲不典遂命有司議之以本朝羸姓

欲易公主爲帝嬴郡縣主爲宗嬴族嬴徽宗又以爲不合時宜因喻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以爲婦人美稱不獨爲姓也在我而已元長因奏言臣乃姬姓懼有嫌徽宗笑而不答乃降手詔此一段皆是妄言觀條之用心蓋謂當時之人不知之作此書以專掩其父之惡而不知陳東已備言之于欽宗之朝矣獨恨當時羣臣見元長之置四輔三衛以爲反議三恪陪位以爲反乃不言改公主爲帝姬郡縣主爲宗姬族姬以爲反何也余謂條之言正所謂欲蓋彌彰矣天下其可以厚誣乎